

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在多哈举行谈判

阿塔:打击“伊斯兰国”,我们自己来

新华社今晨电 阿富汗塔利班9日排除与美国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可能性。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欣告诉美联社,“我们有能力独自对付‘伊斯兰国’”,不会与美国合作。

由塔利班组建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政府代表9日开始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谈,为期2天。这是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

双方首次面对面会谈,议题包括外国公民和部分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和打击极端组织。

美联社报道,塔利班在与美方开启会谈前就打击“伊斯兰国”这一关键问题表明“不可妥协的”立场。

塔利班8月接管阿富汗以来,“伊斯兰国”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在阿富汗发动多起袭击。这一极端组织10月8日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

式炸弹袭击,导致至少46人死亡,另有143人受伤。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会谈前披露,美方将向塔利班施压,要求后者确保恐怖分子不会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美国安全,以及组建包容性政府、尊重女性权利、允许人道主义组织自由进出有需求的地区。塔利班方面则要求美了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尊重阿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内政。

9日会谈中,塔利班警告美方不要破坏塔利班政权。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基当天会谈结束后告诉阿富汗巴赫塔通讯社:“我们清楚地告诉他们,破坏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稳定对谁都没好处……与阿富汗保持良好关系对各方有益。”

另外,穆塔基说,塔利班还将与欧洲联盟代表会谈。他没有提及会谈具体时间。

被西方贴上“核走私商”标签 巴基斯坦民众对他心存感激

巴“原子弹之父”卡迪尔-汗病逝

他领导制造了巴基斯坦第一件核武器,却因被控走私核技术遭5年软禁,这就是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2021年10月10日,他因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并发症病逝。对于这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巴基斯坦媒体这样写道:“谢谢你,巴基斯坦的救星。”



1999年,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罕默德·拉菲克·塔拉尔为卡迪尔-汗佩戴巴基斯坦最高公民奖章

英雄还是“走私商”?

时年85岁的卡迪尔-汗一直居住在伊斯兰堡北部的政府公寓里。8月26日,他因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被送进当地的卡迪尔-汗博士实验室医院。10月9日,因肺部感染加重,卡迪尔-汗陷入昏迷状态,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0日上午去世。当天下午,巴基斯坦就为其举行盛大的国葬。在伊斯兰堡宏伟的费萨尔清真寺,包括巴陆军参谋长巴杰瓦在内的数千人冒着大雨参加葬礼。这本身就意味着西方长期贴在卡迪尔-汗身上的“核走私商”标签不再被接受,巴基斯坦人重新将这位科学家定义为民族英雄。

同是科学家出身的巴总统阿里夫·阿尔维在推特上写道:“我从1982年就认识他。他一直为挽救国家而奔忙,一个心存感激的国家不会忘记忠诚的儿子。”巴总理伊姆兰-汗称卡迪尔-汗是国家偶像。前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阿卜杜勒·巴希特说得更直白,他表示自己任巴外交部裁军司司长时,“(印度)并不在乎我的愤怒,却从不敢冒犯卡迪尔-汗,因为他具有回击侵略的力量”。

然而,西方以及印度一边倒地批判卡迪尔-汗的“核劣迹”,即便他本人曾全盘否定了这些指控。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凯西·甘农援引国务院的说法称,上世纪90年代,卡迪尔-汗为致力核武装的国家提供“一站式购物服务”。印度《印刷报》更是幸灾乐祸地称,卡迪尔-汗只能在天堂聆听自己同胞的赞美之声,“而在其最后岁月里,要么被自己的国家圈禁在屋子里,要么被刻意隔绝于社会之外,就好像人间消失一样”。

“扔掉枪,生活更沉重”

赞美与讥讽,已与卡迪尔-汗无关。但这种大相径庭的评价,却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真实写照。

1936年4月1日,卡迪尔-汗生于英属印度博帕尔的穆斯林家庭。1947年印巴分治时发生的宗教仇杀,让卡迪尔-汗全家目睹了太多的血腥与暴力。当意识到继续留在家乡已无法生存后,卡迪尔-汗一家于1952年移民巴基斯坦。正是那一刻,他明白一个道理:“枪虽然沉重,但扔掉它,生活只会更加沉重。”

上世纪60年代,卡迪尔-汗从卡拉奇大学毕业,后获得比利时布鲁日大学冶金工程博士学位,进入荷兰物理动力研究实验室。这是为欧洲铀浓缩公司服务的分包商,擅长开发离心机转轮的关键材料。也是在那里,他掌握了很多核材料及图纸信息,并知道该从哪里获得核技术来源。

1971年,巴基斯坦因印度入侵而一分为二,9万军人被俘。1974年印度又举行“和平核爆炸”,令巴举国上下都为本国前途担忧。此时的卡迪尔-汗向时任巴总理阿·里布托表示,愿为本国核计划出力。

从那时起,巴基斯坦坚持不懈地与印度展开核竞争。卡迪尔-汗亲自在卡胡塔建立该国第一个核材料工厂,率先设计出原子弹,并完成爆轰实验。在1998年5月印度悍然在博克伦沙漠进行五次核试验仅两周后,巴基斯坦在贾盖山区回敬六次核试验,宣告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是伊斯兰世界中的第一个。

核人物的“终生之问”

要强调的是,关于巴基斯坦核研究,美国早就心知肚明,但在整个七八十年代,华盛顿都默不作声。因为当时的美国需要巴基斯坦牵制苏联,最典型的是美国没有干涉卡迪尔-汗从西欧和日本获取离心机所需的关键材料。然而当苏联1991年解体后,美国却把巴基斯坦一脚踢开,全力围堵和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却对印度的核活动“装

聋作哑”。

2003年,美国突然向巴基斯坦发难,声称掌握卡迪尔-汗为伊朗、利比亚及东亚国家输出核技术的“证据”,特别是他向东亚国家出售提炼核材料技术,换取后者提供能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从而构建对印“有效核威慑”。继美国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对巴基斯坦施压,连国际原子能机构都做出“可能存在卡迪尔-汗核走私网”的倾向性结论。为避免国家信用遭到“灾难性损害”,2004年初,卡迪尔-汗向全国发表公开讲话,承认他在没有获得巴基斯坦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向多个国家泄露核技术。他获得时任总统穆沙拉夫的赦免,不过被软禁在家中。2009年,巴最高法院解除对他的软禁,但其行动仍受监控。

获得有限自由的卡迪尔-汗开始为名誉而战。他向德国《明镜》周刊抱怨,所谓“卡迪尔-汗核走私网”全是臆造的。“国际供应商愿向任何付得起钱的买家供货,他们不需要我去核扩散,利比亚、伊朗所用核材料、核工艺跟我们根本没有区别,为什么总爱和我扯上关系?”至于为什么当初在电视里承认了“核交易”,卡迪尔-汗的回答是:“我不过是政治的‘祭品’。”

直到今天,西方和印度仍不忘把卡迪尔-汗定性为国际核扩散的“危险人物”,认为当年没把他送上国际法庭是“天大的遗憾”。可在广大巴基斯坦人眼里,卡迪尔-汗帮助祖国抵制了邻国的战略讹诈。就像与卡迪尔-汗共事过的巴基斯坦核科学家萨马尔·穆巴拉克所言,他和他的同胞希望搞清楚一点,“为什么西方国家被允许为了自身安全而拥有核武器并扩散核武器(如美英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而拒绝让遭受切实生存威胁的国家也拥有同样的能力?”这也是卡迪尔-汗的“终生之问”。

本报记者 吴健

本报讯(记者 齐旭)因为美国窃听德国政要,反对“北溪2号”、从阿富汗仓促撤军等行为,美德一度闹得不是太愉快。如今,令美国人心烦的所谓“哈瓦那综合征”又出现在德国,两国间的嫌隙再度加深。

自从2016年美国驻古巴外交官被认定为首个“哈瓦那综合征”患者后,这些年来“哈瓦那综合征”已经出现在美国驻全球多个国家的外交官身上,包括俄罗斯、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甚至美国本土。美方将病因归咎于俄罗斯方面的微波辐射等射频能量攻击。

而今年,这个所谓“哈瓦那综合征”出现在美国的盟友德国。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8月,至少有两名驻德国的美国政府官员出现头晕、恶心和严重头痛的症状。这些都是所谓“哈瓦那综合征”的症状。《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美国外交官及熟悉“哈瓦那综合征”调查的人的话报道称,患上“哈瓦那综合征”的美方官员大多是从事天然气出口、网络安全等与俄罗斯相关问题的情报官员或外交官。

然而日前,当媒体就在德国发生的所谓“哈瓦那综合征”的调查情况询问美德双方时,两国对此均讳莫如深。德国柏林警方在回应《明镜》周刊的提问时称,他们自从8月以来就一直在调查“据称对美国大使馆员工进行的声波武器袭击”,但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而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发言人也拒绝就此发表评论,只是表示美国正在对全球范围内的“哈瓦那综合征”案例展开调查。

美国犯起“心病”来,连亲近的盟友德国也一道不被信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所谓“哈瓦那综合征”案例第一次出现在德国时,美国大使馆也并没有知会德国政府。知情者称,反倒是一家奥地利的反情报机构首先接手调查,然后转交给当地调查机构。

盟友间嫌隙如此,也与今年以来的种种风波不无关系。

6月,媒体曝光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的海底互联网电缆获取数据,监听欧洲诸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被窃听多年,此外还有德国官员使用的125个电话号码也长期受到监听。另外,尽管美德于7月就“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协议,但双方在这个俄罗斯因素存在的项目上的分歧并未完全消除。因阿富汗撤军到美英澳建立三边安保联盟,更让德国见识了美国不顾盟友的自私自利。9月,德国外长马斯表示,美国应当首先与盟友磋商,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既成事实”。

离任前为了“北溪2号”赴美访问的默克尔即将卸任,德国也将迎来新的当家人。尽管无论是谁当家,都不会再如默克尔一般同俄罗斯渊源深厚,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德之间的裂痕将会消除。

因为,美国对德国的信任早已不如以往,而德国人没有等到,也不可能再等到“回来了”的美国。

「哈瓦那综合征」现身柏林 美德讳莫如深恐再生嫌隙